

後座

1

「抱緊啦！危險。」父親的聲音從氣流裡傳來，睜開眼，仍是在機車後座。他的表情始終藏在背影裡。

從小，我習慣依附母親，父親總是隔在閨房的門外，遠離所有熱絡的話題；印象中的父親不多話，貌如石雕，緊繃的眉眼間，刻鏤出嶙峋的稜線，剛毅而冷。與父親獨處的時刻，形同一種沉默的對峙，伴隨著令人窒息的困窘。

這股橫亙在父女之間的僵局，只有在父親騎車接送我的時刻，方能得到舒緩。

前座的父親會嘗試開啟話題，支支吾吾提起日常的瑣事。語塞之時的沉默，會隨著耳旁颯颯的風聲隨即稀釋，在華燈之下，所有貧乏的話題都妝點上靈動的脈絡。「今天上了什麼課？」「餓不餓？」「老師教得好不好？」零星的話語時不時從前座飄來，如同沿途的街景，日復一日經過，成為一種儀式。

漫無目的的話題，總是停留在目的抵達之前。無論是學校、補習班還是家裡，一旦下了車，父親又將恢復平日的木訥，連一句再見也說得勉強。

然而父親總是騎得極慢，把這條路拉得漫長。

行車時，我會盡可能將雙手緊緊環抱住父親，感受背脊捎來溫熱的心跳，甚至試探性地，用指腹撥弄著父親的肚皮，探尋每一處柔軟與飽滿。偶爾臨時興起，我會閉上眼，不自覺地張開雙臂，想像自己成為風，而父親必須時不時放慢車速，呼喚我再此抱緊。

在後座的光景，遂成了父親之於我最深刻的隱喻。

曾幾何時，在這個座位上，我看得越來越遠，漸漸地讀懂路牌上的字，父親在安全帽下緣的頭髮，開始染上參差的白；漸漸地我不再環抱前座，而是緊抓著後方的握把，留意每一回紅燈時的剎車，當身體微微前傾，日漸豐滿的胸脯會不安地顫動，我會盡全力挺直腰桿，將自己及時勒好，才不至於一頭撞上父親寬厚的背。

我開始不再編辮子，將頭髮燙成當時流行的黑長直，想像它在後座飄起嫵媚的光。一字領、迷你裙、透膚褲襪——一副女體已悄然成型。在父親的背後，我能察覺車馬裡，時不時拋來熾熱的目光，那目光令人羞赧，卻又不甘就此逃離。

「那個裙子太短了啦」、「聽媽說妳要填中文系？以後不好找工作」、「你應該沒有交男朋友吼」。面對前座拋來的話題，我越來越善於把自己藏匿在冷冷的氣流裡，以風聲來回應。

在父親的後座，我開始意識到另一個自己，魅惑如蛇，在青春的女體裡蟄伏，糾結一切愛慾；怯懦如鹿，惶恐於體內的獸，卻又無處竄逃。

2

父親騎得越來越慢。

一路上承載我們的機車，或許是倦了，白色的烤漆上刻劃著或淺或深的皺紋，總是咳出長長的濃煙，又隨時可能賭氣地熄火。

「爸，再不換車，就別載我了。」終於，在行駛的嘈雜引擎聲中，我忍不住吐出心中刺耳的話，父親沒有言語，或許是沒有聽見。

在前、後座的距離之間，不只給予彼此充分的言論自由，也賦予了緘默的

權利，讓發言者無懼、傾聽者有守。

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台老舊的機車是名流 150，在七零年代的台灣曾經風靡一時，承載著父親的年少。有一回父親在家裡看〈魔鬼終結者〉看得入迷，忽然指著螢幕對我說：「看！」沙拉康納正騎著熟悉的名流 150，睥睨過庸碌的車馬。

我遙想著父親騎車如白駒，馳騁過千里，一不小心就陷入了時間的縫隙，轉瞬間蒼老。

年少時的父親，曾經懷著攝影的夢，卻為了成家，選擇收入穩定的公職，負責檢測全島電信業的基地台，從此奔波四方。數十年來行遍各地的風景，卻無法以最愛的方式珍藏。

「等我退休，我載妳騎車去環島，把美景都拍下來。」然而，在我年滿花信那年，父親開刀做了心導管手術，身體大不如前，再也沒有提起曾經的約定，我也不曾問。

在後座，在父親看不到的視野裡，也承載著厚重的秘密。

還記得中學時，父親常到補習班接送。下課時，我會和 Q 一起等車，Q 等家裡的轎車、我等父親的名流 150，確切來說，是父親等我。Q 的父親總是姍姍來遲，她會在等車的空暇與我閒談，而我深知，父親早已在約定的轉角，我卻不願讓 Q 看見那樣的車、那樣的父親——名流 150 已是老朽不堪，父親因檢測基地台而日日曝曬，黝黑如炭，白色的汗衫上暈染著污漬斑斑。我會一直假裝父親還沒來，待到 Q 的父親悠哉地開著轎車將她接走，我才會趕緊跑向久候的父親。

「今天老師比較晚下課吼，會不會累？」父親從不曾埋怨。而我會在愧疚灼傷臉頰之前，趕緊逃上後座。

父親換了新車，是我畢業那年的事了。

他挑選了一台暗紅色的山葉 Jog Sweet，「這台比較輕，妳以後也可以騎。」而他沒想到的是，一張駕照對我而言竟如此艱難，直線七秒形同一道遙不可及的平行時空，一連三回，父親看著我不斷壓響刺耳的鈴聲，一次次把我安放回後座、載我回家，我終究無法駕馭前座的位置。

直到北上念書的那晚，同樣在父親的後座。他仍難以釋懷女兒逐日萌生的叛逆。「現在老師不好考。」「去大學不可以這樣穿。」前座飄來父親的叨絮，隨著車行緩慢的軌跡，拉得好遠好遠。

我望向周遭奔騰而過的自由，傾刻間又張開了雙臂，想像後座的女孩轉瞬為風.....

3

然而上大學後，離開了父親，卻脫離不了後座。後座漸漸地成了媒介，我必須通過它，才能召喚出女體裡另一個自我。

從小，父親便將他的木訥、內斂賦予了我。尤其在捱過了三年的女校生活後，我察覺自己與異性的社交能力早已退化，直視任一個陌生男子都使我窘迫，在人群裡，我終究格格不入。

所幸我仍有一處自在的藏身——機車的後座。往後的戀情似乎皆是穴居於此、安葬於此。

例如我的前任 J，駕著一台引人注目的 TMAX 重機，黑白相間的車身勾勒出尖銳俐落的曲線，如猛獸般血脈賁張的肌理。車如其人，當 J 載著我兜風時，

在強勢的車速裡，我貼緊了他的背，聽他一路高談夢想、暢論時事；偶爾他暴怒，似有銳利的話語，從前座不斷拋擲而來，隨著氣流從兩側劃開，割傷了雙耳，在他的身後，容許我偷偷地哭。

J始終令我不安而著迷。

聽媽說，年輕的父親十分喜歡「浪流連」。我依稀能想像，少年父親將名流 150 駕得輕快，不戴安全帽，讓中分的長瀏海在風中搖擺，一身寬敞的丹寧襯衫、水洗絲喇叭褲，呼嘯過街坊里巷，在眾人眼裡撒下輕淺的笑。——常常我就這麼望著家中的老照片發楞。

在我有記憶以來，父親日趨溫吞與踏實，待到我的青春期，竟逐漸膠著、遲滯。這使我在愛情裡尋求一股力量，企圖與之抗衡。或許在J的身上，那些父親失落的，衝動、輕狂以及冒險，種種不曾加諸我的一切，竟成了我最難以抗拒的特質。

在J的後座，始終引領著我，追溯起對於少年父親的想望。

直到和J出車禍的那晚，我疼痛地在地上打滾，J撫觸著撞凹的鋁合金車架、一邊操著髒話，視我為腳邊一隻輾壞的鞋，那是我最後一次搭乘他的後座。

從此，我不敢輕易去愛。簡便穿搭、素顏赴約，周遭的搭訕也少了，竟再也無緣搭上誰的後座。而我終於明白，後座所承載的不必然是心愛之人，也可能僅是裝飾之物；初時賞心悅目，載久了往往淪為累贅，終遭致棄絕。

原來，一切並非那麼理所當然。

愛過一些人後，我時常想起，在父親後座上的女孩，除了承接父愛，在他的眼中，會不會終究乏善可陳？那段緩慢行進的時光，究竟承載了什麼？

這樣的我，真的值得被愛嗎？

4

在異地苦練了一個月，我終於考取了駕照。父親將那台暗紅色的山葉 Jog Sweet 託運給了我。從此，我終於能獨自馳騁過異鄉的街道。

原來沒什麼艱難。

在異地的日子裡，我遠離了父親的視野，卻走進人群的目光。漸漸地，許多事物似乎都能輕易地駕馭，我學會凝視異性的眉間，誠懇地傾聽，用微笑承接幽默；一次次走上教甄的台前，一次次繳羽，好不容易在私校謀得教職，我盡可能讓自己一切安好。

而父親的電話每個週末規律地響起：「要不回來考公職吧？」。父親為了生活而選擇了安穩的工作，如今，他期盼我也能走上同一條路。

在每一通電話的最後，我往往還以倔強的沉默，直到父親尷尬地把電話轉交給母親，一通電話方能以笑聲作結。

在他眼裡，我終究只能安放在後座，永遠學不會駕馭。我試著不斷逃離，抵達比他所及更遙遠的彼端，屆時我方能回首，成為他心目中動人的景深。

屆時，我方能以勇氣談好一場戀愛。

這些年，我習慣一個人生活，租起市中心的新套房、貸款買了車、穿起專櫃的服飾，每月寄錢回家。在父親後座上沉甸甸的重量，我以為終能償還。

然而，漸漸地，我發現心中空出了一處後座。

無論是在漫步的街頭、偌大的雙人床或是獨自晚餐的時刻，我常感覺心中那處後座，承載著一個女孩，開始和我說話，告訴我其實她好累、有些時候並不想笑、有些聚會可不可以離開.....

我僅能拚命地向前，越騎越快、越騎越快，任由耳旁颳起的冷風，掩蓋住身後不斷湧現的聲音。後座上的女孩卻越來越沉，張開了雙臂，準備墜落。

而先墜落的是父親。

父親長期隱忍著胸悶與心悸，終於倒下了，X光下父親的冠狀動脈已嚴重阻塞，必須進行心導管手術。

我早已忘了如何熬過那晚，卻記得那場夢。夢見父親騎著嶄新的名流 150，載著我去環島，我緊緊摟抱著他，穿越萬水千山，抵達每一處嚮往的遠方，架設好單眼、按下快門，將我收藏進他的風景裡。

我多麼希望這才是真實的我們，只是剛好做了一場惡夢，夢見病榻上憔悴的父親，閉著眼和我說：「只要妳快樂。」

原來，這就是父親曾經盼望的彼端。

5

「抱緊啦！危險。」我緊緊擁抱起前座那人，那人將我的雙手收進了他的口袋，望著他的背影，在燈火的明滅裡勾勒出金黃色的柔邊，悠悠緩緩地領著我向前，如同曾經的父親。

依稀，我又變回了從前的女孩。

在父親的後座，那些給予我的信任、期待與愛，曾一度使我逃離，惟恐辜負了什麼。於是我愛上一個個與父親背離的索取者，在受傷與恐懼裡，不斷以受難者之姿，找尋自我的重量。如今，我方能明瞭，年少時自毀式的戀情，竟是對於父愛錯誤的償還。

在風起風落之間，他問起了我為何而愛。

「因為你讓我回到後座。」或許我渴望抵達的，從來不是遙遠的風景；而是漫漫長路裡，一處溫柔的藏身，將我安穩地承接。

在後座，我們談論著方才提親時的情景。

父親仍是不多語。贈予我幾本厚重的相簿：從嬰兒到少女，在父親的鏡頭下，所求的始終是我無憂的微笑。母親熱情招呼著，將紙巾拿給背對我們的父親。

「騎慢點。」離別時他和他說。

在丈夫的後座回首，我終能盼見父親的神情，燈火溫熱地篩進他的瞳仁裡，淌出晶瑩的光，一路穿過夜色，隨著車行漸遠，逐漸模糊了起來.....